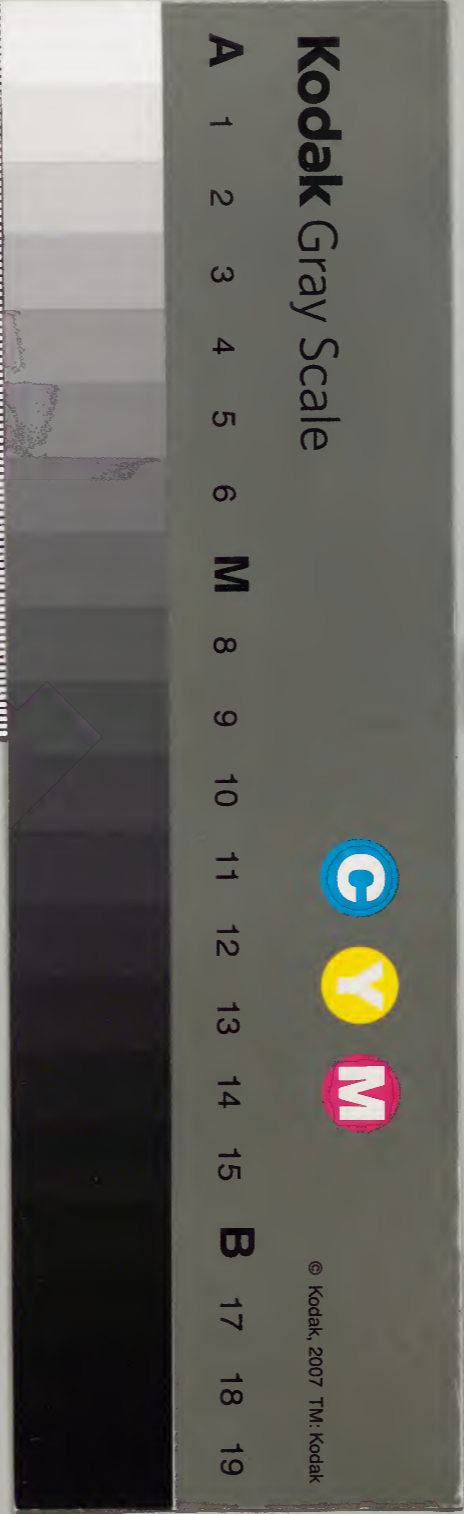


因樹屋書影

八九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九七
漢	番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33
冊數	6 (5)
函號	307 271





因樹屋書影

第八卷

淺草文庫

櫟下老人筆

詔書

男在浚錄

顧

翳桑餓夫倒戈以衛宣子漂絮老嫗進食而哀
王孫賴榮受報於親炙之人黔敖忍死於嗟來
之食。古人視飯食之重如此。

吳興鄭侯升批言鄭谷鷓鴣詩既曰柝呼又曰
相喚則復矣既曰青草湖邊黃陵廟裏又曰湘
江曲亦欠變矣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

卷之八

因樹屋

湘天瀾語既無病更清曠按本草衍義乃宋時
和中寇宗奭所撰據此則宋代尚有唐詩善本
後乃傳訛耳侯升發前人所未發妙解也

西京雜記劉子駿著漢書一百卷傳之劉歆歆
撰漢書未及而亡班固所作全用劉書小異耳
○據此則班史不但襲司馬矣

古人作詩皆寫情懷亦無忌諱庾信寄徐陵云
故人儻思我及此生平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
笛悲徐陵別毛永嘉云嗟予今老病此別空長

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寶劍空掛
隴頭枝杜甫別鄭虔末云應與先生成永訣九
重泉路盡交期今人作詩惟以祝贊爲事矣詩
話往往言詩識亦大可笑

近從陳開仲構得宋晁無咎抄本雞肋集七十
卷閱之詩賦六百餘篇擬古諸作綽有古調而
近體佳句亦多如賦成夜燭纔銷寸衙退朝曦
未半竿未緣狗監知才思端向牛衣積淚痕白
圭未可輕三復小草須防得二名能似鼠多愁

渡谷仕如鮎鈍笑綠竿。憂虞心似知更雀。安穩
身如掛角羊。皆工用事屬對者也。五言如日落
狐鳴塚。天寒犬吠村。雨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
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老覺田原好。慵疎里
巷尋。皆有林野之趣者也。絕句汴堤暮雪懷徑
山道人云。朔風吹雪亂沾襟。走馬投村日向沉。
遙想道人敲石火。冷杉寒竹五峯深。村店卽事
云。十載京塵化客衣。故園榆柳識春歸。深村方
物無由覓。蝴蝶雙尋麥隴飛。題穀驛舍云。驛後

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對此忘行
路。徒倚軒窗看夕陽。皆有中晚風調不類宋格。
金陵妓朱斗兒嘉靖間與陳魯南沂聯詩。曲中
有才情者也。有送所歡一絕云。楊子江頭送玉
郎。離思牽挽柳絲長。柳絲挽得吾郎住。再向江
頭種幾行人爭傳誦。予偶閱元詩。黃君瑞送別
云。雲錦江邊送玉郎。江邊折柳柳絲長。柳絲若
挽情人住。更向東風種幾行。乃竊抄者魯南輩
不察也。

趙燕如金陵名娼也。寄謝友人送吳箋詩云：感君寄吳箋，箋上雙飛鵲。但効鵲雙飛，不效吳箋。蓮一時名士皆與之狎。京口鄒佐卿雪後訪燕如詩云：燕子樓前曉日遲，叢篁晴色歲寒知。庭留積雪看教舞，檻附青山入画眉。鼓瑟調從翻玉樹，當杯人似宴瑤池。雲鬟謾對綸巾白，無奈風塵兩鬢絲。

唐僧智永爲王右軍七世孫，皎然爲謝康樂之十世孫，二僧詩字名家，不忝其祖，殊勝金銀車。

登進士第者

崑山周少叅震，其祖壽誦，生於宋景定間，歷元至洪武六年，百有十歲，郡守魏觀設鄉飲酒，寵異之。明祖高皇帝聞而召至闕廷，賜以酒饌，復其家，年百十六歲而終。眉壽之人，未聞有歷三朝者，亦奇事也。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獐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岵嶠峯上，遂摹

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卽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真，則峒嶮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鏡，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爲實。董郡丞廷欽觀禹碑詩云：晨望衡嶽山，悠悠恣登陟，霞彩散崇岡，垂蘿掛蒼壁，路逢樵者

言峒嶮有奇蹟，飛翥若鸞龍，云是禹碑石，累累七十字，字字不可識，古異蝌蚪文，怪匪斯籀筆，用修好奇士，今文手親譯，緬想治水功，天授非人力，得非宛委藏，神符今散逸，我觀五嶽圖，真形甚奇僻，恐是山川形，亦與五嶽匹，闕文安可尋，郢調詎堪釋，爲語夜郎翁，支離太無益。明初舊制，吏部考察，但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成化間，豐城李太宰裕爲吏部時，謂進鈍似軟，偏執似酷，始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

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至今不變。公善詩。所著有
古澹集。翩翩唐響也。春夜云。夜深庭院寂無聲。
寶鴨香銷燭影斜。倚徧闌干眠未得。滿庭明月
浸梨花。憶揚州云。樓臺燈火萬家明。况復通宵
歌吹聲。二十四橋今寂寞。月光空自鎖重城。聞
鶯云。綠草蒙茸徧四郊。桃花飛盡柳陰交。行人
正起傷春思。獸聽黃鸝噪樹梢。五言如涼月疎
林影。晨雞遠店聲。細雨楚山曉。輕雲隴樹春。楓
林萬葉盡。茅屋幾家殘。沙淺溪流碧。春深野燒

青。孤城明晚照。落木動涼颼。皆佳句也。

甫陽林士造。字吾宗。太守鳴盛子也。少年能詩。
未幾發狂疾。天歿。登烏石訪太虛上人云。老僧
高卧處。幽絕到人稀。半榻無長物。空山獨掩扉。
竹疎常漏日。苔古欲侵衣。相送斜陽在。清風滿
翠微。游牛首山云。野刹半空齊。山深路屢迷。經
聲叅鳥韻。塔影印雲梯。倚策追前跡。摩厓認舊
題。諸峰看不極。惆悵夕陽西。送人之衡陽云。依
微草樹接汀洲。一葦臨河送遠遊。幾處啼猿湘

水暮一行寒雁洞庭秋。霜前古寺疎鐘急。雪後空山亂瀑流。明到故人因下榻。郡齋無日不淹留。惜其稿不傳。

嘉靖間吳中刻六朝詩集有梁宣帝詩一卷僅六首建除迎舍利塵尾百合梨蘭而已乃陳宣帝悞作梁也詩紀亦踵其悞附於梁元帝之後宜改正之。

漢菀文志小說出於稗官謂細米爲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細碎之言故立稗官以記之。

梁吳均少年子詩云不道參差菜誰論窈窕淑雖用經語大似歇後亦詩病也。

五代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五代已有之矣邵康節於天津橋聞之不足駭也豈未聞前事乎。

李文正東陽年十七登進士太倉陸太常銞與之同榜有詩云金羈細馬出明光碧色羅衣錦繡香行過玉河三百騎少年爭說李東陽。

新昌胡夢說方伯云弇州史料凡請弇州作傳

志者雖中才亦得附名未請傳志者雖蓋代勳
名節義亦所不載後之耳食者未可以此爲定
案也讀弇州書者亦不可不知

洪武八年宋濂官禮部侍郎封濂母陳氏妻賈
氏爲德人見誥命後無德人之稱

唐張旭以草書名未見有詩傳於世偶讀弘治
中顧宗伯清集跋旭艸書後載其咏桺一絕云
濯濯烟條拂地垂城邊樓畔結春思請君細看
風流意未減靈和殿裏時詩不見唐集旭所自

作也

宋末汝陽王質號雪山先生著詩經總聞二十
卷其家積藏五十年淳祐中吳興陳日強守汝
陽刻之郡齋始行於世後又無傳矣謝在杭錄
之祕府諸子盡賣藏書近爲陳開仲購得之歸
之子中間不甚依朱氏多得風人之趣如小星
二章謂婦人送君子以夜而行事急則人勞不
得不歸之於命抱衾與裯聞命卽發不及治裝
也此說猶切宵征之旨如騶虞二章謂田獵之

作一行只五獸言不多也草始茁獸未有深茁所以如此其心雖慈其禮不可闕也供國祭祀充君膳羞有不得已者每有所獲必舉騶虞稱嘆言安得如此獸不踐生草不食生物者也其心甚不欲也三百篇皆自初已意而解之惜無力板行之耳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爲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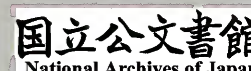
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爲序柳註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內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卽以王爲前序孫爲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真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予鄉王覺斯先生詩凡百餘卷卷帙旣多每遂

不能流傳予欲刪爲數卷以行匆匆東行不暇
及矣先生詩不難於沉著而難於流動偶得其
五七律附錄數聯於後然予實未見先生全稿
也竹空翠噓蒼節暝禽守澹烟鞏華城野火頽
荒屋殘更出驛樓送廬山僧暮雪聞樵響空心
共虎遊正學祠荒山無死氣白日有寒風期友
明月無心上故人何日來入雒風急灘聲逆天
低嶽色蒼萬年寺疎磬雲中樹高簾雪外山又
行網腥朝入肆禾氣午薰人清河縣東南湖露

潤聞花氣沙虛透樹光馬坡寺僮僕迷幽寺牛
羊上古墳清心牛睡斜陽穩鷄鳴僻巷深舟中
開窗湖盡白一路柳先青圓津寺香烟流遠磬
秋色滿空山酬荆岫好詩憐雪後同夢記峰西
還里至蘆黃灣旅人輕犯雨里鼓亂過秋旅次
聞諸弟佩刀何地解匹馬此身孤不必衣濕櫻
桃雨帆拖杜若雲哭丙子鬼錄紛無序人生耐
幾秋送友還黔經楚訊石齋消息開緘猶故友
比屋是誰家燕子磯極浦看人小乖崖礙鳥飛

洪修寺。秋風連日雨。古寺異鄉心。煙雨樓誰家。
園榭青霞外。幾樹梧桐白露中。送碧滄淳沈日。
暮携孤劍銅雀風。高照大旗。送張子入蜀人行。
古嶂楓千點。月照平沙。鴈一聲。西山碑間三日。
沉吟處。絃外孤鴻獨送時。九日高臺寺危邊白。
鴈偏來蚤。古寺黃花復對誰。華嶽泉音酒醒偏。
隨枕嶽色秋深不礙牆。送郭監軍春深馬散桃。
花外戍老人歸。燧火中金谷園舊地。花光古隰
沉樓閣。溪色斜陽照板橋。木末亭袖裏怪風藏。

石子墻邊破寺出桃花。臘月客子欲渡水初急。
鄉書不來鴈又征。終南山好山當牖。日初上芳。
草滿園人未歸。馬祖姑疎燈獨夜聞孤鴈。明月
空山泣子規。京南遠望薊門古戍三邊接。碣石
孤雲萬里來。登法藏寺塔懷鄉僧院開花非昨。
日雲山轉眼卽前朝。愛妾換馬舊夢不隨絲絡。
斷驕嘶莫過鏡樓西。野寺衆壑爭迎雲展響。一
牀默坐雨燈深。送綱存江波萬里孤舟駐。柳葉
千峰暮雨收。藥城野橋流水浸官道。古戍開雲



隱驛樓憶西湖一夜紫橋聞鶴羽十年紅葉想

漁舟登龍山縈帶河聲皆北轉微茫嶽氣自東

來亂後紅柿月明焚屋後白頭人出戰場中贈

履台煙塵萬里丹峰阻江海何人白髮歸

洞庭葛震甫有題村廟云古木陰中冷廟荒鄰

雞飛過矮茅墻銖衣半濕桃花雨蠨蛸絲絲網

夕陽文姬歸漢云馱金辛苦向黃沙贖得文姬

到漢家多少遺書付王粲獨傳哀怨拍霜笳客

中立春云四日新年一日春新春還是舊年人

山中有屋何曾住逢著梅花便結隣山帶樓云

一帶青山一帶溪溪光山色互招携春風醉我

高樓上聽盡林梢百舌啼後官閩落幕宅艱奔

歸水次聞猿急歸難與逆流爭一日郵籤五日

行腸結淚枯無夢斷冷猿何必許多聲震甫詩

多奇警此其一班云

詩云詎日子聖誰知鳥之雌雄註云相似而難

辨也然烏其翼左掩右者爲雄右掩左者爲雌

一說焚其毛置水中沉者爲雄浮者爲雌

龜千年游於蓮葉之上。庾信詩云：靈蔡上芙蓉，鳳非竹實不食。庾云：祥鸞栖竹實，以蔡代龜，以鸞代鳳，此皆六朝換字之法也。薛道衡襲之云：集鳳桐花散，勝龜蓮葉開。竟用本色字，殊勝。楊升菴夫人黃氏能詩，世傳鳳飛應不到，衡陽一律最佳，而他作少見。然絕句尤妙，有寄升菴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升菴初娶王氏，封安人，早卒。黃乃繼娶也。有樂府數卷，梓於金陵。

人之最難忍者，拂逆也。其在泛常，可情恕而理遣。若天性之適遭其窮，與之校不可，置之度外不可。道惟有自盡而已。古大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無怨無懟，委命畢誠，以蘄感通，其究克諧。底豫格神人而為天下後世法。舜之親若弟，舜成之，舜之古今稱大舜。又舜之不幸成之也。君子觀于舜，而知逆境之成人，故曰山河大地，盡是黃金。滿世界皆藥物，小拂逆是小遭際，大拂逆是大遭際。以之怨尤固非，即泛泛以為前緣。

若可何如。亦錯過而可惜矣。

儒者言無鬼神。大要慮人諂瀆耳。慮諂瀆則可。謂無鬼神則不可。從來聖賢兢業戒懼。是見得鬼神靈爽烜赫。其曰福善禍淫。臨汝陟降。精氣遊魂。體物不遺。俱真實語。此千聖心學。第一吃緊。舍此卽無聖學。非明知其無。姑爲是攝心法。且誑世也。夫禴祠蒸嘗。精有必通。鬼神無則祖先亦無。儒者不廢家祭。何以言無鬼神也。人日不見風。不曰無風。不見性。不曰無性。不見祖

先。不曰無祖先。則雖不見鬼神。其有鬼神必矣。或曰聖賢無所爲而爲善。何畏乎鬼神。是殆不然。恒人之視聖賢也。太高。聖賢自視固是恒人。若自謂已聖已賢而不畏。妄亦甚矣。畏則念真實。念真實而後裏如表。終如始。屋漏如大庭。無所爲而爲善。孰加于此。人誠鬼神之不畏。復何所畏也。彼其所謂諂瀆者。非必禴祀蒸嘗。其祈禳禱賽之謂耶。臣子當君父迫切時。匍匐呼籲。無所不至。祈禳禱賽。雖知無益。計且爲之。此獵

較可從之俗，何為諛瀆，卽云諛瀆，祇人之愚，鬼神何尤，不可因死噎者，謂無穀，因死溺者，謂無舟也。今慮諛瀆而蔑鬼神，廢出王游衍之昭鑒，而卽聾昧，使君子聞之墮行于幽，小人聞之濟惡于顯，世儒之論，毋乃爲無忌憚者地，而張之罔乎。

禮稱曾祖之父爲高祖，左傳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歷

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

書歸格于藝祖，註以藝祖爲文祖，不詳其義。人知宋人稱太祖爲藝祖，不知唐金二代亦皆稱其太祖爲藝祖。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封泰山，其序曰：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封混同江神，冊文曰：仰藝祖之開基，佳江神之效靈，然則是歷代太祖之通稱也。

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稱之曰相公。若封王則稱相王。晉簡文帝稱相王，武自洪武中革去丞

書景
相之號則有公而無相矣。卽初年之制亦不全沿唐宋。有相而不公者。胡惟庸是也。有公而不相者。常遇春之倫是也。封公拜相。惟李善長徐達。三百年來只二位相公耳。○魏王粲從軍行。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相公二字似始見此。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晉侯重耳之名。見於經。而踐土之盟載書。止曰晉重。豈古人二名亦有可但稱一字者與。○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

弘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於踐土載書。却非翦截古人名字之比。其關中詩云。紛紜齊萬。亦孔之醜。則不通矣。豈有以齊萬年爲齊萬者邪。○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去段字。惜誓來華順志。而用國去惡字。此爲翦截名字之祖。○文中竝稱兩人。而一氏一名。尤爲變體。杞殖華還二人也。而淮南子稱爲殖華。賈誼新書。使曹勃不能制。曹曹參。勃周勃也。漢斥彰長碑云。喪父事母。有柴潁之行。柴高柴潁潁考叔也。卻

正釋譏。編彘叔之高。懟陶潛詩。積善云有報。彘叔在西山。語亦類此。○又有竝稱兩人而一爵。一姓如史記絳灌。絳絳侯周勃。灌潁陰侯灌嬰也。蓋高帝時功臣。周姓者不一人。故特稱爵。古人謚有二字三字。而後人相沿。止稱一字者。衛之獻聖武公。止稱武公。貞惠文子。止稱公叔文子。楚頃襄王。止稱襄王。秦昭襄王。止稱昭王。漢諸葛忠武侯。止稱武侯。

子孫得稱祖父之字。子稱父字。屈原之云朕皇

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子云仲尼祖述堯舜是也。顏氏家訓。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古人有名父名君名祖。金縢周公之祝辭曰：惟爾元孫某名君也。左傳楚子圍宋，申犀對王稱無畏，知罃對楚王稱外臣首，鄢陵之戰，樂鉞曰：書退名父也。樂盈辭于周行人曰：陪臣書曰：其子廙名祖若父也。

古人生不諱名，同輩皆面呼其名。書周公若曰：君奭。禮記曾子問篇：老聃曰：丘，檀弓篇：曾子曰：商。論語微生畝謂孔子曰：丘是也。○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

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以見世風之變矣。古人敬其名，則無有不稱字者。陸務觀曰：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慢也。後世不惟諱其名，而并諱其字。晉書儒林劉兆傳：嘗有人著鞞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又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林不答。客云：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古人有以父名子者。左傳成十六年潘廙之黨。潘廙之子名黨也。襄二十三年申鮮虞之傳摯。申鮮虞之子名傳摯也。意必當時有同名者。故特舉其父以別之。

古人有以夫名妻。漢楊彪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曰。彪袁氏頓首頓首。

名以同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爲弦高之

友。而左氏傳不載。又言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宋玉笛賦亦以荆卿宋意並稱。是宋意爲高漸離之侶。而戰國策史記不載。○戰國策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註云堅政之副。按聶政告嚴仲子曰。其勢不可以多人。未必有副。

名以同事而章者。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考之書曰。啓呱呱而泣。予弟子此禹事也。而稷亦因之以受名。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

夫而變國俗。考之列女傳曰。哭于城下七日。而城爲之崩。此祀梁妻事也。而華周妻亦因之以受名。

人以相類而誤者。墨子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范蠡未嘗流江。必伍員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車裂。必蘇秦之誤也。易林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囚。必箕子之

誤也。○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恍惚。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甲乙非名也。失其名而假以名之也。張湯傳。長安富賈田甲。韓安國傳。獄卒田甲。疑亦同此。○漢書魏相傳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不應一時四人。同以堯舜禹湯爲名。若有意撰而名之者。及讀急就章。有云祖堯舜樂禹湯乃悟。若此類。皆古人所假以名之。

也。或曰高帝時實有趙堯然非謁者。○梁范縝神滅論有張甲王乙李丙趙丁後人假設之辭以此爲祖。

漢書張敖傳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劉攽曰史家記事或有如此追言謚者。史記貫高與張敖言謂帝爲高祖。公羊傳公子翬與桓公言吾爲子白隱矣。皆此類。今按傳記中此例尚多如左氏傳石碏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國語鮑國謂子叔聲伯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

淮南子先軫曰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吳越春秋子胥曰報汝平王說苑景公曰善爲我浮桓子也。屈宜咎曰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竝是生時不合稱謚乃後人追爲之辭也。○史記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

稱晉文公爲文君楚辭惜往日介子忠而立枯今文君寤而追求稱楚莊王爲莊君荀子莊君



之習稱魯昭公爲昭君、焦氏易林、乾侯野井昭君喪居。

管子稱三晉之君、其時未有三晉、輕重篇稱魯梁、其時未有梁、國語句踐之伯陳蔡服從、其時有蔡無陳、說苑句踐聘魏、其時未有魏、又言仲尼見梁君、孟簡子相梁、其時未有梁、魯亦無孟簡子、呂氏春秋、晉文公師咎犯、隨會不與、文公咎犯同時、史記扁鵲傳、號太子、其時號亡已久、龜策傳、宋元王、宋無此君、越絕書、晉鄭王

晉鄭未嘗稱王、列子晏平仲問養生於管藝、吾平仲去管子百餘年、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閔子孟嘗君相去幾二百歲。

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所謂署字者、皆草書其名、今俗謂之畫押、不知始於何代、程史謂晉已有之、然不可考、南史齊高帝在領軍府、令紀僧真學手迹、下名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何敬容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爲父、陸倕戲

日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北史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北齊書庫狄干不知書，署名乃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椎。又有武將王周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世說蕭引書法適逸，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唐書董昌僭位，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今人亦謂之花字。北齊書後

王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東觀餘論云：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於檄移，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

詔奏邸毋得輒報。漆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山陰姜武孫

承烈

分野辯云：古今人屢辨而終

不可辨者，莫甚乎分野之說矣。天與地精氣相感，地有是形，天卽有是氣。故在天爲分星，在地爲分野，是亦理之可信者也。自周禮保章氏以

星土辨九州之地。後世儒者莫不宗之。但星經旣亡，今所據者，止班固所著漢志。鄭康成引十二次之分以相屬，而魏太史令陳卓更分繫二十八宿，悉載郡國各所直宿度，可謂詳矣。然卽其言攷之，其可疑不止一端。揚在東而星紀則在北，雍在西而鶉首則在南，冀在北而大梁則在西，齊魯俱在東而降婁乃在西，元枵又在北，是躔次之參差可疑也。衛在河內與并無涉也，乃衛不屬豫而屬并，魯在山東與徐無涉也，乃

魯不屬堯而屬徐。晉在太原與益無涉也。乃晉不屬冀而屬益。是州郡之錯互可疑也。夫州郡錯互則地與地不相合。躔次參差則地與天不相合。夫既不相合。若此尚欲泥其書以驗災祥。而決休咎。豈有當乎。論者以爲分野占驗自古不爽。當時必有所據而然。或云封國之年其歲星所在之辰。卽屬分野。則同歲受封者必多。何以齊魯宋鄭諸國各分躔次而絕不相侔。此不問而知其非也。唐一行則云星之與土以精氣

相屬。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界。不主於州國。其說似矣。然不過意爲揣測耳。又安能取夫參差之星錯互之地。條分縷析。一一相配。而錙銖不爽也哉。且不特此也。天以下大矣。廣矣。決不止于中國也。雖鄒衍之論迂誕不足深信。然旣謂之中國。則東西朔南之爲外國者。不知凡幾。其分星分野。當必無異。攷昴畢之界曰天街。天街者中與外之交也。天之不詳內而略外。可知也。必若諸儒之論是天已盡於中國而中

書影
國之十有二州已盡天之三百六十五度矣。豈
理也哉。或曰五車五星其次舍在畢。星書謂主
秦趙七國北斗七星其次舍自張而角。星書亦
謂主秦楚七國。或又曰牛女下有十二國星。東
起越西至鄭。鄭夾滌謂天之所覆廣而中國所
占止此十二星。或又曰天市垣有列國星二十
二。起宋至河中。所謂分野者指列國諸星而言
也。夫五車北斗何所見而謂主七國。星書固不
足據。牛女下之十二星。天市垣之二十二星。在

天業有其象。則列國之休咎自應於此。星占之
較之十二次分野之言。似爲勝矣。然中國所占
僅此。則此外之災祥皆可置而不論。又何以五
星聚井而沛公帝彗。星掃秦而苻堅危。熒惑守
心而宋憂。景星見尾而燕盛也哉。吾故曰辨之
而終不辨者。分野之說也。然則奈何曰辨之而
終不辨。莫若以不辨辨之。夫人主之於天也。蓋
無事不當警。無處不當警者也。必曰某事徵某
應。此劉向五行傳之謬也。必曰某星應某地。此

亦漢以來諸儒之失也。且往者分建列國，固有分野之說。今之各警天戒，今四海一家，則周天之休咎，皆皇極之徵應也。何必紛紛攷分野之同異為哉？○分野之辨，紛紛聚訟，得武孫此論而定。喜其議與予相合，因備錄之。武孫別有雅頌辨、春王正月辨、河圖洛書異同辨，予另刻之。賴古堂文選中。

楊升菴朱鬱儀兩先生著書最多，予既合刻其目矣。此外則陳心叔先生士元楚之應城人所

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干卷，外有論語類考廿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鈞解四卷，易象彙解廿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滙四卷，姓觴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恒談十五卷，楚故略廿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曆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喬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板帙浩繁，未易流傳。予舊藏六七種，今只存一二矣。後托家吳昉大令覓其全本，亦不可得。相傳先生覽揆之前

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日而心叔生其父遂小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有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型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孝感夏振叔云心叔子楷字吉藪亦博學著有編日新書十二卷

譙樓画角之曲有三弄爲曹子建作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亦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聲之鳴鳴者皆難字之變聲耳夏振叔言崇禎己卯其鄉省試有延乩問題者乩書一絕末二句云今年試目非容易請聽譙樓第二聲問者不解至就試題乃爲臣不易始歎其隱妙夏振叔言其鄉數年前瘧大作或教於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卽愈初不知此說倡自何人一時喧傳寶爲符錄一文須時錢一緡按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瘧者

或亦仰藉瞿雲之靈歟。○黃俞邵云金陵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卽下亦不知何故。

升菴外集載孫器之評詩一則而稱定陶孫器之夏振叔云按其人姓敖名陶孫而器之其字也楊誤以敖陶爲地而改敖爲定以合郡邑之名與誤認劉德升爲劉景升索幼安爲管幼安者同一可笑因記程史一條乃器之事附錄于此趙忠定旣以人言投荒善類多力爭被逐而韓侂胄之權遂張公議譁然訪書日懸闕下雖

加疏捕莫得其名太學生敖器之亦有詩末云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孫蓋侂胄乃韓忠獻琦曾孫也一時都下競爲傳寫侂胄雖知出器之手亦不之罪器之後登進士○按器之成是詩墨未乾而壁已與去器之恐易服迹去變姓名侂胄逐始成進士此云侂胄不之罪未之考也器之閩人

夏振叔言幼隨其先大夫官汴苦蠲問之汴人云不拘春夏但聞雷第一聲卽默援衣帶作結

或遭螫便舉結摩之即愈試之良驗○方邵村侍御云小解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衛夫人見王右軍年十二書流涕曰此子必蔽我名按右軍初學衛書將謂不及北游見李斯曹嘉等書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于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歎曰巫雲洛水外雲水寧足貴哉古人成一藝亦必脚下行數千里路目中見無限古人手

跡乃始成名今日執筆便欲凌跨古人豈不自媿○元徽之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亦本右軍千寶撰搜神記時人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筆者謂之尸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又六朝人撰酒記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評書號書之董狐近黃山潘景升好品題諸姬自爲撰記文辭艷麗時人謂景升是姬之董狐

俗傳楊玉環是白鷗之精故指爪純赤此語亦

有所本。云出之張文獻公千秋金鑑錄。按新都黃潭讀書一得云嘉靖辛卯始與令張鑑刻張文獻千秋金鑑錄予讀之有疑焉考綱目唐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鏡自照見形以人自照見吉凶兩語者其書之序意也述前世興廢之源者其書意也茲錄也序無兩語而述前世興廢之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不似公口中語僞無疑矣三章內云安祿山野猪之精腹垂過膝史思明翻鳥之精脇生兩羽

楊貴妃白鵬之精指爪純赤考之綱目公以開元二十二年爲中書令祿山思明事在二十四年夏四月錄內云云固當若貴妃者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冊爲壽王妃二十五年貶公爲荊州刺史二十八年公卒又明年改元天寶天寶四載以楊太真爲貴妃是太真爲壽王妃十年始爲元宗貴妃公爲相日見太真爲壽王妃未見爲元宗貴妃也惡得有白鵬之精云云也其僞無疑矣然錄固言之矣公就中書焚稿則是

錄之焚久矣世烏得而傳之哉
湯義仍牡丹亭劇初出一前輩勸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講學義仍應聲曰我固未常不講也公所講性我所講情王漢陂好爲詞曲客謂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當留心經世文章漢陂應聲曰公獨不聞其次致曲耶一時戲語頗見兩公機鋒

甬東薛千仞岡曰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

才之少又云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誘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語皆有意味楊用修先生丹鉛諸錄出而陳晦伯正楊繼之胡元瑞筆叢又繼之時人顏曰正正楊當時如周方叔謝在杭畢湖日諸君子集中與用修爲難者不止一人然其中雖極辨難有究竟是一義者亦有互相發明者予已彙爲一書顏曰翼楊書已成尚未之鐫耳薛千仞云用修過目成誦故實皆在其胸中下筆不考誤亦有之然無

傷于用修。好事者尋章摘句。作意辯駁。得其一。誤如得一盜賊。沾沾自喜。此其人何心。良可笑也。

鄞江東包氏。望族也。有老母畜一鵝。躬親餵養。已而母死。鵝遶棺哀鳴。三帀亦死。包氏子顏其堂曰。鵝文徵明太史為之記。

南唐李後主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死。吳越王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八月二十四日死。兩王生死相同。如此。予同書中未載此事。

當為補入。○海鹽姚叔祥士麟云。後主以故國

不堪回首句。及徐鉉所探語。賜牽機藥死。忠懿荷禮最優。宜無他者。顧兩王皆以生辰死者。蓋啣忌未消。各借生辰。賜酒陰斃之耳。

嘉興宗給諫弘暹宦江右時。方籍分宜相。宗與

監籍之員。言嚴相青褶紗巾。手持小書數帙。而出籍者難之。嚴曰。此經驗方書。欲藉以送老耳。曰。方書中有刀瘡藥方否。曰。有。曰。能治得楊繼盛沈鍊頸瘡否。嚴為默然。監者曰。若然。則此書



猶無用也。遂奪而投之火。監者此語大快人意。然猶憾此獠得全骸骨以終。

金壇王伯弢孝廉自言丙午偕計至德州見道旁有捕賊勾當與州解相謀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若干追之則死賊射不追則死坐累各相向呼天泣數行下然賊馬塵起處猶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兩騎從他道來諸捕咸驚相慶曰保定名捕至矣當無憂也諸捕控名捕馬問何從來言夫婦泰山進香耳然名捕病甚俯

首鞍上其妻亦短小好婦人以皂羅覆面手抱一嬰兒諸捕告之故哀乞相助名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甚吾婦往足矣婦搖手我不耐煩名捕嗔罵曰懶息婦今日不出手祇會火坑上搏老公乎婦面發紅便下馬抱兒與夫更東馬肚結縛裙鞞攘臂袖一刃長三尺許光若鏡也夫言將我箭去妻曰吾彈固自勝言未訖身已在馬上絕塵而去諸捕皆奔馬隨之須臾追及賊騎婦人發聲清亮順風呼賊曰我保定名

捕某妻爲此官錢。故來相索。宜急置。毋嘗我尤也。賊言丈夫平平。牝猪敢爾。賊發五弓射婦。婦從馬上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擬婦。婦接戰。揮斥如意。復斫殺一人。三人懼少却。婦更言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置銀以二屍縛馬上而逸。未幾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旖旎尋常善刀藏之下。馬徧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寇。要是裙襦伎倆。耳州守爲治酒宴勞五

日而去。姚伯祥曰。此皆伯歿口授于子。子爲之記。所謂舌端有寫生手也。○此婦要是隱娘紅線之流。伯歿善述。伯祥此記亦奕奕動人。所謂潘君之筆。樂君之舌也。

姚叔祥自云。余十三而孤。年二十猶目不識丁。以寫照自給。寓居德清學博姜孩日先生家。姜謂予曰。男子何可不知書。遂旬讀授予。○叔祥二十窮苦。猶不識丁。晚乃卓然自立。爲當代名碩人。不可不自立。如是人。不可以年自廢。如是

叔祥著述甚多予僅見三數種
坡公魏武帝論就其成敗之迹而推原其理如
醫家見前醫投藥不効而推其用藥之悞雖不
可謂洞見肺腑然其理亦有不能外者讀者存
其理可也

釋氏止因聖人之言平易正直習之生厭故更
將其理翻新換異橫見側出以使人鼓舞不倦
耳論者至以釋氏之旨大悖於聖人而尊之者
又以爲大過於聖人豈不俱失哉然其所以爲

害亦卽由此譬之優人演劇不過因其晏樂引
之忠孝而已而其後遂不能不沉湎於酒食汗
漫於邪淫意欲大有功於聖人而流弊乃更甚
焉亦由其深穩終不及聖人也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
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俱竊之以行其
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
耳安有受其羈勒者哉

煮海之利原非本富然少取贏餘以減正賦未

爲不善也。後世苟且之法，無所不用，取之盡錙銖矣。而田賦之加，未見其少。迨亦拙於取末利矣。何也？彼不能用末利以紓其本富也。

高康生阜曰：天下之謬，莫謬於今相者之說。相者之說曰：某相優，當得富貴也；某相劣，當得貧賤也。其人雖庸且愚焉，苟可以富且貴，則以爲人之所不若也。其人雖賢且才焉，苟僅止於貧且賤，則以爲有所甚歉於人也。推是說也，使顏氏與端木，并衡則必以端木優於顏氏矣。伯彛

與盜跖同觀，則必以伯彛劣於盜跖矣。幸而獲驗，已不免重榮利而輕道德，而况揣摩於勢分之間，臆度於服馬之細，不中者比比也。徒使人不知所自立，而因以喪其所守而已。嗚呼！孔子之道不著，世將何所取衷哉。

高康生曰：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不特君子自有消長，小人自有消長也。小人化爲君子，君子長而小人消矣；君子化爲小人，君子消而小人長矣。君子小人實互相消長也。且君子小人亘古

來兩兩對立。必是天地間不可相無之類。如使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地間有陽而無陰。可也。而獨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運行。其運行不及處。即陰也。然即運行不及處。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不及處。相為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身之氣血。人之男女品之君子小人。皆於此類應焉。惟處之各得其當。使君子常足以御小人。而小人無以乘君子。則小人之為助於君子。豈可少哉。至

於處之不當。而始有小人之禍焉。則其責當在誰乎。曰。在君子。此又君子之為統乎。小人而陽大陰小之義也。

此段文字因模糊不清，難以辨認，但可見其為正文之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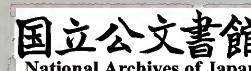
君子可以滅盡小人則必天雖開有陽而無陰
月也而陽不生又何以解乎蓋陰陽本一氣
運行其運行不及是即陰也然即運行不無
亦復有道雖陽之極力運行不能不借此運行
不及處相為乘除凡一切心之公私得之氣血
六到小之養也君子小人皆於此而應焉惟是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又豈于之為然乎小人所謂
賦與之不當而故育小人之賦與與其實者亦

因樹屋書影 第九卷

櫟下老人筆記

男 在建
在都 錄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鈔文
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
久故感其形於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
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
寒犀辟塵犀駭雞犀辟暑犀夜明犀當皆有之
曾參字子輿元吾衍精于字學謂當讀參乘之



參不當作梳簪切方與名字相涉
唐于祐題紅葉詩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
詩寄阿誰阿誰二字出三國志龐統傳鄒臣虎
刻作圖章每于書畫中用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
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
以麥金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還見公曰
江南見故舊乎曰丹陽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
二女未適以麥金與之猶未敷公曰何不連麥

舟與之曰已與之矣公曰善按文正公年譜仁
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
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
十七而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又
按石曼卿真宗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父諱
補之官至太常博士未必貧至如此况曼卿只
少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遷大理寺丞計
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久矣正史俱不載予
以爲必無是事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

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間縣令來某更
名麥舟橋姜宗伯爲記亦未考其寔也陳眉公
云歐陽文忠爲文正作墓志爲曼卿作墓表皆
不載麥舟一事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
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吳志載全琮父使琮賫
米到吳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父大怒
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
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
在麥舟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元人施鈞咏淚云。懶髓空勞補舊痕。離筵歌罷
忽沾巾。半江湘竹斑斑雨。三月梨花點點春。字
濕錦機啼。成婦珠明綃室泣。鮫人琵琶滴到情
深處。洗盡青衫幾掬塵。林方懋和云。傾天東注
欲成河。千載湘筠怨未磨。易水寒風人去遠。西
州斜日客重過。痕添玉筍消紅頰。濕透羅襦掩
翠蛾。最是潯陽醉司馬。琵琶聽後恨偏多。予在
請室云。有目憐雙瞽。桔槔出已枯。多惟堪盥面。
貴不肯成珠。冷濺堦前雨。悲翻夜半烏。三年麻

服血得到故園無而徐隱君。燂楚雨滴分。和氏璞。漢風吹上李陵衣。句尤傑出。惜不記其全。吳門沈從先貧而工詩。嘗作寒食云。青青草色上河橋。雨後推窓見柳條。厨下從來烟火少。不知寒食是今朝。人爭傳誦。然唐人伍唐珪有寒食獻郡守一絕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荒一釣船。慚愧四隣教斷火。不知厨裏久無烟。古人已先道之矣。唐孟雲卿云。二月江南花滿枝。他鄉寒食遠堪悲。貧居往往無烟火。不獨明朝

爲子推。又先于唐珪矣。

宋潛溪學士以孫慎得罪。遷于蜀。卒于夔。遂寓葬于夔府之西蓮花池山下。洪武十四年五月也。享年七十有二。永樂十一年蜀獻王思其賢。遷葬于成都之東二十里。賜田以供祠祀。成化十一年巡撫孫仁巡按俞振同藩臬諸公拜奠墓下。謂其山水不環會。土脉淺薄。謀遷之。啓于蜀王。有承奉宋璟壽藏并田園居室。皆遵王命而與之。旣啓墳。其棺散漫且朽。幸遺骸尚在。乃

易棺重斂以十二月十三日改窆焉。廢淨居寺爲先生祠。彭華爲遷葬記。此闕亦未可及。西京雜記載卓文君爲相如作誄。梁劉孝威詩君平子雲闕不嗣。江漢英靈信已衰。余按史記相如傳。天子訪相如遺書。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相如似是無子。故妻爲之對耳。以此証之。相如君平子雲皆弗嗣矣。子雲姓揚。後世無有揚姓之人。亦是一証。楊用修云。宋楊補之子雲之後。字從才。不從水。與劉孝威詩異矣。

揚子雲投閣之事。宋孫明復曰。太元一書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王介甫諸家以年數考之。謂子雲與莽不相及。及上符命投閣。恐係谷子雲事。鑿鑿有據。是何世人忍于污蟻賢者如此。李本寧在川西。以此段刻之墨池上。乃與同時意見不合。後竟入彈章。不但賢者被誣。卽代辯誣之人亦被禍矣。冤哉。

偶閱眉山張元羽文集。有四異人傳。一曰猛蟲

子萬曆初行乞成都青羊宮見人畜之屬皆謂之猛蟲子亦不知何許人逢人但索餅子及酒飲之有屠人以生牛肉一片奉道人齧之盡又有以桐油一碗立飲不留餘滴生漆亦然巴豆野葛砒霜亦舉啗之不能傷三年臥石上不食米飯冬夏一衲絕無蟣虱暴烈日中無汗有諸生晦日訪之至夜歸望一月當天其明如晝衆異之次日再訪長睡於地徐而攬衣行乞于市遇方伯馮公成能出巡郫縣呵叱不爲動馮異

之下車而揖乃抱其頭爲耳語馮嘆嘖登車從執事還司次日馮死矣二司物色道人已絕跡不知所之○猛蟲子去後五六年有道人蓬頭赤足峩眉山頂三年坐雪中無恙也僧進食日數次皆食之或雨雪十數日不食亦無饑狀嘉州士人某爲督學所斥值道人下山坐竹筏至漢嘉慕而拜之求與俱去道人弗答懇之再三道人厲聲曰爾鬼眼非學道之器元羽與此生舊知不知鬼眼何狀一日生過眉山相訪密察

其眼右果無瞳。寔碧色。較左眼差小。道人不識其鄉貫姓名。稱雪山道人。○李青霞眉州人。襁褓失明。三四歲遇飢荒。父母棄之。大江覺有物載之而去。爲漁者所得。至十載爲人傭磨。有瞽史倚琵琶說往事。攜之去。雅善其藝。至綿州。在高翰林處說書。有道士與高論還丹。青霞碎琵琶隨道士去。凡十載還綿。高尚在。扣之若有所悟。戲捻腋間垢膩爲丸。投水中。變魚盈尺。治羹充坐客。鮮美殊勝。又爲人道未來。多奇中。嘉靖

己亥還眉。往豆團居數載。無疾而化。葬之山麓。十餘年後。世宗皇帝親見李青霞白衲頭。兩人自言籍貫。一稱眉州。一稱陝西。所司張榜文。踪跡兩人不得。又數年。江西尹別駕蒞眉。就廟社宿壇。問道士曰。爾非曾天成乎。道士駭然曰。小道名何由先知。別駕曰。吾來時有李青霞者。居吾郡中。謂予眉州乃吾鄉也。城隍廟道士曾天成待我爲徒。我知尚無恙。爲我致意。始知青霞不死。而豆團之墓。乃尸解也。世宗所見亦神也。

非形也。初青霞寓眉州雙皇寺。元羽爲童子時。見余翰林送蒜二百顆。酒一巨尊。青霞食之立盡。了無辛辣意。摩元羽頂曰。是兒他日貫穿百家。位不稱才。探懷中李二顆餉之。時李花方苞。何處得此。若捻垢爲魚之類耳。○劉大瓢眉州人。嘉隆之間。浪跡三吳。手持大藤瓢。容酒一斛。注滿而後飲。移時有人再進。又能再舉。如此而三。無復醉態。問其鄉貫。曰我姓劉氏。眉山人。隆慶末。有劉經歷某。叅南刑部都吏。見大司寇延

大瓢甚肅。經歷往見之。猶未言。卽云子非劉某乎。爾家在眉。有劉某者。爾知之乎。經歷曰。吾曾祖也。曰是人與我相知。蓋曾大父行也。經歷曰。仙師居何處。曰我居東館鄉。正德時離家。今六十餘年矣。經歷自思。正德鄢藍之變。東館有劉烈者。起兵應之。蕩定之後。烈跳而去。不知所之。因屏人密問。大瓢垂首曰。往事勿言。真其人也。是當百歲外矣。○又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

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鵠舛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若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翹

齟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怒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駒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

書影
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殺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殺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厨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拌、盃、盞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冰。

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堦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窓，以首枕窓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

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

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

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
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
皆立品行。紉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關而問
之。

少年及第奉旨歸娶詩。明初練子寧送花狀元
詩云。二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朝衣。潘生
况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
熟。西湖月朗画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
隨粉黛移。解縉送劉探花素吉云。少年歸娶奏

金鑿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莫雁紫簫
吹。月夜乘鸞靈椿枝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
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金陵白
正蒙送周狀元延儒云。才子承恩出建章。風流
千載一周郎。人間玉杵偕仙配。天上金蓮簇艷
妝。絳蠟影搖宮錦色。繡幃春擁御爐香。卽今已
在蓬瀛境。不用吹簫下鳳皇。近華亭陳繼儒送
吳榜眼偉業云。年少朱衣馬上郎。春闈第一姓
名香。泥金帖貯黃金屋。種玉人歸白玉堂。北面

謝恩才合。卷。東方待曉漸催妝。詞臣何以酬明
主。願進關雎窈窕章。明朝二百六十餘年。少年
及第。歸娶者不數人。練詩用洪武正韻。當時遵
太祖功令甚嚴耳。又弘治乙丑榜眼董玘。年十
九。正德丁丑榜眼倫以訓。年十七。皆予假歸娶。
當時必有贈詩。惜不傳。

宋武帝丁督護歌云。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
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唐司空曙襲其意。別
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

酒。不及石尤風。武帝儼然樂府。司空便是絕句
矣。

海水日再至。朝爲潮。夕爲汐。潮臨午。汐臨子。此
一日之候也。一月之候。則朔望盛。一年之候。則
仲春仲秋盛。春夏盛朝。秋冬盛夕。春尤盛于朔。
秋尤盛于望。此其常也。徐叔蒙海嶠志。以爲水
隨月之盈虧。王充論衡。以爲水者。地之血脉。隨
氣進退。二說精而未備。愚聞之人曰。五行之性。
土剛而水柔。剛靜而柔動。土若鼻。水若涕。水于

海升降猶涕于鼻出入非氣機之推盪固不能
升降而出入也氣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亥爲
陰遞相禪代進退無時其已進退則向衰其方
進退則向盛盛莫盛于氣之交子午爲一日氣
之交朔望爲一月氣之交仲春仲秋爲一歲氣
之交氣盛而潮汐盛固其所也愚又以爲氣之
陰陽交于子午天之日月位乎卯酉水陰類從
月不從日月于朔出卯于望出酉潮汐之至俱
隨月而以卯酉爲推移蓋潮汐正臨子午惟朔

望之日爲然自朔後晝潮迭差以復于晝夜潮
迭差以復于夜至次月朔則日月復會卯而潮
汝之至仍與子午合矣此卯酉推移之說也若
一月朔望之盛則日出卯酉一年仲春仲秋之
盛則月建卯酉論潮汐者舍子午而論卯酉乃
爲得之至若朔望之盛吳浙閩廣不無日數前
後之差將潮皆東起地勢有遠近氣至之有先
後歟○又以日月行度言之每月初一日月同
宮卯時齊出是謂合朔日每行不及天一度月

每行不及天二十九度半。此一日行度之差也。故太陽每辰必出卯。月自初三初四則出辰矣。月出卯則潮恰臨午。汐恰臨子。月出辰後卯一時則潮汐之至。亦後子午各一時。是以晝潮之至。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未。五日申時。六日申未。七日酉時。八日酉未。潮午則汐子。潮未則汐丑。準此推移而晷刻可定也。此理徐明叔高麗錄頗論之。予爲暢其旨。至云地乘水自峙。氣升則地浮。水溢。氣降則地沉。水縮。

信如此言。浮與俱浮。沉與俱沉。如水高舟高。水下舟下。無水溢舟上。復縮舟下之理。雖有其說。未足據云。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溱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允復可

知已。

天地自然之文。如日月星龍圖龜書。至奇至神。全變要其體象。不過黑白點耳。故日明月暗。分黑白。星辰之可見與不可見者。黑白正半。圖書則陽白而陰黑。黑白之謂象。象之中有圓有缺。有多有寡之謂數。並行迭運以成古今。生人物。升降吉凶。不期然而自無不然之謂理。理卽寓象數中。非二也。庖羲氏作。以奇偶代黑白。不立文字。不假語言。天地之理已無遺蘊。輓世分理。

數而二之。謂理精而象數粗。遂舍象數而談理。譬之字然。點畫爲象。繁簡爲數。而義寓其中。人不識字。能談字義否也。

天下之至頑者莫如石。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石鼓以魚鳴。石燕以醋遊。則具生之理。龍火焚山。鶴糞枯砌。則具尅之理。碑覆蘆而駁。玉得酥而軟。則具制之理。龜尿漬墨。金鹽煑壁。則具化之理。天下之至虛者莫如聲。然而生尅制化之理具。夫蝦蟇聒蚪出。若者生于聲。謝豹呼。

書影
土蟲裂。若者尅于聲。伯勞啼。蚯蚓結。若者制于聲。蠨螋祝。螟蛉肖。若者化于聲。石不得于受。復何碍。聲不遺于施。復何遺。龍以之入針。仙人以之入石。靈巫以之祝由。而和陰陽。佛祖以之呪梵。而資解脫。皆理之必然者。

天下之不可推者皆理也。以可推者推之。故觀畫灰之缺暈。斬草之斷虹。而知風雷之必可召。觀燒雄黃致水蟲。磨鐵致螻蛄。而知禽蟲之必可役。觀薺之爛銅。皂角之腐鐵。而知必有黃白

之術。觀灰之生蠅。莧之生鼈。而知必有飛騰之藥。觀磨聲之贖雞卵。索綯之絞鵝吭。而知必有厭勝之法。卽君子所不務。然不可謂無其理也。論衡。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囚形。鑿地爲陷。以蘆爲槲。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寃。木囚動出。雍丘徐伯子。言獄中囚失。倒印捕文。必可得。客言無骸屍。亦有檢驗法。問官誠心默禱。布熱灰地上。以黃豆排作無骸骨者形。如屍格。有傷之處。豆自于熱灰中爆起。無

則已。又官獲妖人。及能寄杖者。官不能刑。取印
印其背。及持印向之。或浴以狗豕血。則妖術不
得行。此其理可知。不可知。然世自有之。不可以
常理論者也。

封丹砂于釜。爨之三日三夜。則化爲水銀。其不
化而浮者爲輕粉。水銀升之爲朱。故朱可還爲
水銀。懸鉛酒甕。閉之四十九日。則化爲胡粉。其
化而未瑩者。煨以爲黃丹。故胡粉亦可還爲鉛。
淬鐵以膽礬。則變而爲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

爲鐵。鑿赤銅以甘石。則易而爲黃。置銅鐵水銀
中。雖重亦浮。置水銀瓦楞巾帽中。雖疎不漏。衰
金沙以烏紙。揮巨錘。錘之。金已箔而紙不損。卽
一金而變態不可勝原。夫是之謂物理。

博物志言。鼎油爨之極沸。沸忽止。則油冷。入手
探之不傷。此陽極生陰。水極化火之理。人或爨
水極沸。甫息。爨卽以手承釜而行。釜中沸如故。
觀者駭。承釜者色不變。人試效之。則釜底正溫
耳。蓋火性炎上。爨息則金水返其寒性。釜中雖

沸釜底已溫。故可承以行。然五行之性。金不受火。土則受火。故惟冶器可承。設易陶器。則有灼手之患。術有因理以售欺者。此類是也。古人所載如戎鹽累卵。獺膽分卮。翡翠屑金。人氣粉犀之類。今或未能盡識。嘗見人淬鹽筋端。豎筋而加卵其上。卵着鹽遂不墮。乃知卵鹽相着之理。歸田錄言家有碧玉壘。製甚精。有老內臣見而識之。曰此玉名翡翠。禁中曾有之。暇日取金環磨壘腹。金霏霏落如屑。乃知翡翠粉金

之說。此等不常有。故不能識耳。至若以簪蘸獺膽。畫杯水。水中斷。末犀角者。鋸犀成薄片。裹以極薄紙。納懷中。近肉處。氣薰透。急擣卽如粉。此則人所共知者。他所載或識或不識。類如此。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首。則脂暴出。多者一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篋繩其幹。令緊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少鹽根中。則實墮如雨。長柄壺。煮以草麻子。則柄可縮結。花卉枝莖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

則柔紉。隨意所屈伸。一切木根中。插鮭魚刺。卽死。灌以狗膽。則復活。

人身男女同者。五臟六腑九竅。三百六十五節。十二經脉。十五絡脉。六百六十五穴。男女異者。男骨白。女骨黑。男頂骨八。女頂骨六。男肪左右骨各六。女各七。男綴脊兩傍稜骨九竅。女平布六竅。男督脉行背。女任脉行腹。男氣鍾外腎。女氣鍾乳。男八歲而更齒。二八天癸至。七八肝氣衰。而天癸絕。女七歲而更齒。二七天癸至。七七

天癸竭。而地道閉。

人形首爲陽。圓而奇。足爲陰。方而偶。腰以上。陽剛者在後。柔者在前。腰以下。陰剛者在後。柔者在後。手陽而肘腕之折向前。足陰而膝脛之折向後。天道下濟。故足健行。健行者。乾之陽。地道上行。故首豎髮。豎髮者。坤之陰。子至巳。腎生氣。午至亥。心生血。陽生子而地道升。至巳而亢陰。生午而天道降。至亥而極。妙合陰陽。是謂冲氣。人受氣于天。天氣通于鼻。故胎中先生鼻。鼻生

之後。男生目。女生舌。所以然者。男陽而女陰。陽根于子。子應膽。膽竅通于目。是以鼻後即生日。目應膽而外見者。陽外也。陰根于午。午應心。心竅通于舌。是以鼻後即生舌。舌應午而中藏者。陰內也。凡男之坐胎面內。生則覆。以坐午而向子。下濟同于天。女之坐胎面外。生則仰。以坐子而向午。上行同于地。及其死也。試之以水。男必覆。女必仰。朽廬腐骸。莫或爲之。而自無不然。六安州生員朱鵬死。無子。其妻有遺腹。過期不

產。鵬弟以爲詐。訟之州。州將逮婦。鞠真偽。鵬母上言。婦實孕。當待其自生。州大夫以爲然。命待之。久之。復不生。治以蠱。不消。終夫服。又閱年前。後共歷五十六月。同姑視穫。產子于田中。當時里閭駭異。謂必昌。朱氏名之曰應昌。而州博士傳其事。附州志。今昌年四十。迄無就。爲齊民。○豫章朱鬱儀。宗侯博學。無不窺。生嘉靖庚戌之仲冬。今齒已望七。先是母太君余。以庚戌季春。舉一女。旣育之。甫出月。孕宗侯。孕復着床褥。却

七箸不御體尪甚腹薄而瑩視之胎可見恒綿
啜恒不死宗侯產卽起飲食如故當世以男子
處胎踰期爲吉又言踰期則氣足而壽皆非也
明朝宋學士濂文祿榮壽可謂兼之其處母胎
二十四月堯禹十四月謂之偶然亦可况其他
乎

曲周陳公令桐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
日偕卧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
鼻如硫黃就床視之余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

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
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
爲慾火佛言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
是故有大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
火熾煽煽而忽焰遂以自焚其不焚床第廬舍
者火生于慾異于常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
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于階

人之賦形有羊白有兔缺有六指非適然而有
由星氣胎感致之星家金羊鬼宿次未冢宅偏

得其氣則人羊白。日兔房宿次卯。冢宅偏得其氣則人兔缺。冢宅坎龍癸坐則人六指。是謂星氣孕婦見兔子缺唇。見麋子四目。是謂胎感。或問四目之故。曰麋卽鹿。目下有竅。謂之夜目。合晝視目爲四。孕婦感則省之。今世多缺唇而無四目。考之上古。惟蒼頡四目。此如禹耳參漏。謂之重明。文王四乳。謂之至仁。乃神聖異表。非胎感之說也。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瓜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啓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失倚則仆地。衣具袖爲觀美。領不紉襪。則前後轉徙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且馳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貴。造化固不可測。歟。有生必有死。聖賢不能度。涅槃尸解。固非儒者

事然箕衍有考終之文則免于床第不可謂非
儒者之願也吾邑象山陸夫子守荆門日年纔
五十餘先期命僕歸取先人所服帶帶至微疾
接見僚屬談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灑掃焚香
沐浴繫帶端坐而逝近珩江明德羅先生疾革
將化諸孫已畢奠門人請留一日先生欣然許
之談論酬對不倦明自午乃化去人必造化在
手乃能來去自如此由生平工力非可卒辦趙
承元每言人能不起妄念無所執着心常寂靜

臨終便能坐脫立亡是其理也明德先生諱汝

芳承元諱鴻錫

中陰一曰中有以人前身已死後身未生當前
後生死之中故曰中佛論七趣中陰凡十七種
若人中死還生人中者四大解散見光明相卽
見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于父生
礙于母生愛若女子生于母生礙于父生愛始
解散時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有愛礙時中陰復
滅生陰次起如是入胎次第圓滿而生首楞嚴

書影
目汝身先因父母想生，汝身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中陰之謂也。然亦有男女墮地後，中陰始附者，復有前身能持之不死，後身不能即生者，間有後身已生，前身未死，中陰尚屬現在者，譬之胎孕，必假交媾，而內典所載舐精摩腹，聞聲嗅香，持衣飲水，種種俱成胎孕，理固不可拘耳。

七趣升降，于死時冷熱可驗。釋典與攝論，口善業從下冷，惡業從上冷，二皆至于心，一處同時。

捨雜寶藏經又言，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脚板出。總謂人當捨生趣生時，惡業熟則冷從上下，下至臍腹死為餓鬼，至膝死為畜生，至足死為地獄，善業熟則冷從下上，上至心死為人，至眼死為天，至頂死則佛也。有夏生者，于人死時每持此說，更參驗其平生，往往符合。渠言死後獨煖處，即靈氣之所歸，如上下皆冷，而心獨煖，是升至于心者也。上下皆冷，而腹獨煖，是降至于臍者也。二種多有餘準，此

推之。吳太史客卿言。人死屍冷。再有發熱處。乃
的。亦一說也。太史諱應賓

道士邢中山。年百歲。未知何許人。吾邑白厓王
公與之遊。偶言有友生公家。欲一見。後見公侄
所生兒。拊之。謂公曰。此卽友人某。登甲第爲顯
官。以餌金丹發毒死。毒必數生。而後盡。毒盡而
後。丹之。夏明始煥發。今尚非公家兒也。兒數歲
後。發熱膚裂死。中山初舉其姓名鄉里。今忘之。
白厓公諱紹元。任叅知。

徽鑿汪氏子。言其郡人以賈敗老貧。止一兒。所
善友。以逋負必欲質其兒。此人不得已。以兒償。
快。快病且死。命製棺者穴其前。謂之曰。某甲與
吾善。而以糞土之財。奴吾兒。死當爲蛇螫其項。
無妨吾出也。先是質兒者。攜兒客他所。聞此人
病。攜兒共來視。杖涕曰。向非敢質公兒。知公多
逋負。恐兒或爲勢家有。故爲公育之。今同兒來
計後事。曷強起。言所欲。當得爲公計。兒固公兒
也。此人初不應。聞之。蹶然曰。有是哉。起而抱持。

泣。喀。喀。嘔。一。物。已。類。蛇。病。尋。愈。此。質。兒。者。詭。不。義。以。行。義。厚。矣。心。固。不。易。知。然。怨。毒。之。于。人。亦。略。可。睹。也。

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

今歷陽州今和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

故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蔣濟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

虛。晉書武帝本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

本紀：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

時分北譙置陳留郡顧榮傳：使江西諸軍函首送雒，則兼

指今江北淮南等處。至宋以後，始以九江、豫章

廬陵爲江西，不得其解。考之唐書：貞觀十年分

天下爲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

分天下爲十五道，而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

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直稱江

東江西。此江西二字之所本也。今之作文者，乃

日大江以西可發一笑。嘗疑冬日嚴寒水皆枯落何以反謂之旺蓋浩淼者形而清冷者其神也。惟陰氣凝結水之元始一遇春陽蒸噓成液便爲水之濁質矣。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爲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孝武始造曰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

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書景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
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
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
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
用銀而猶謂之錢糧蓋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
皆用錢也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集註而讀爲如古字通用
朱子答門人引詩垂帶而厲春秋星隕如雨爲
證今考之又得數事左傳隱七年軟如忘服虔

曰而也昭四年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注而何如
何戰國策威王不應而此者三呂氏春秋靜郭
君法而曰不可荀子蹇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
說苑越諸發曰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新序引鄒陽書白頭而新傾蓋
而故皆當作如戰國策昭奚恤曰非故如何也
絺疵曰是非反如何也大戴禮不賞不罰如民
咸盡力春秋繁露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
之淮南子嘗一哈水如甘苦知矣漢樂府艾如

張後漢郭輔碑其少也孝友而悅學其長也寬
舒如好施皆當作而漢書地理志遼西郡肥如
芬曰肥而唐人詩多用而今亦作如今今余鄉
人言如何亦曰而何○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
劑註而讀爲若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云而音
若儀禮鄉飲酒禮公如大夫入註如讀爲若
張騫鑿空言事無本始鑿空爲之也師古謂通
其孔穴非是進熟美言如果之成熟也鑿空與
進熟二字可作對

相傳海忠介有五歲女方啖餌忠介問餌從誰
與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豈容漫受僮餌
非吾女也能卽餓死方稱吾女女卽涕泣不飲
啖家人百計進食卒拒之七日而死異哉非忠
介不生此女

蔡白石司馬繼室吳夫人十九而寡操家凜凜
潔踰冰玉中歲其子竟石別駕天喪門戶危栗
夫人毅然獨立以待遺腹之胤比當坐艸命帷
蔽產婦于堂遍延宗黨坐列帷外產竟得雄旁

議遂息。常見遺腹生子。族之不肖者。羣起訾議之。吳夫人此事殊可爲法。非有大識見者不能也。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晝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兒散于他室。李優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

姓字不觸起。尚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岸。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或其式略異耳。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里。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

中國何如答云荒遠那得如中國但諸國不如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媿不獨幻偽如今也

錢懋穀先生常言吳南溪方伯生平潔介嫉貪如讎嘗謁一令此令稍黷既出門見門外棹楔顏曰牧愛吳眇一目故仰視久之曰不佞眇能視者收受之義何謂也此令大慚碎額又聞華亭一令謝政歸宦資頗富廣作園亭請一友顏之友爲書想花亭云用太白語也已懸久乃悟

花華通用立碎之

吉安馬郡丞千里雲南人來任時舟行九江病甚將不起時二妾相隨一沐氏一侯氏日侍湯藥無效沐乃謀所以療夫私計惟割股一事引刀置左股數次不能入侯窺見亦欲自割弗得於是兩人共商令一人牽肉一手引刀遂各伸左手股互抉其肉烹湯以進馬立回生

金壇于中丞相攸得無錫華生告其女曰吾三任都憲歷十有七年未嘗輕寘人大辟華生不

書景
患不富貴，患居官或刻耳。及華登第，爲江右司
李執法，凜如三日而入重罪者三。其妻述父言
告之，華曰：我爲刑官，律如是，吾依律斷而已。若
廢公法而市已私，非所以明職守也。後屢入人
罪，其妻屢勸，輒以依律斷荅之。華後無子，婢生
二子，皆不肖。語其妻曰：我生平未嘗欺公壞法，
何生子如是？妻曰：此君之依律斷也。今于子孫
貴顯屢世，而華竟絕嗣。

陳大士爲當時聞人，偶遇一僮父，問其姓，告以
姓陳。其人遽以手書曰：程更問何名，荅云：際泰。
其人復以手書濟泰，陳艱然曰：君自無耳，乃欲
截去我兩耳耶？因不顧而去。

吳憲副論唐荆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荆川
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爲胡梅林少保，少
保以荆川有時名，使人逆于淮安，持五百金爲
勞軍費。荆川怒，繫人于獄，貯金子庫前，少保
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荆川軍于周山，少
保以兩將軍馳鐵騎七千，挾勁弩火器伏周山。

書景
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
人圍周山三市逼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
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
援周山待公于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馳一
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令此被繫之將
攜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周山之圍者荆川自
慚不能出少保穀中憤懣成疾云腐儒不可治
兵荆川以經濟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爲人愚
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朱近修 一是姚江神燈記往予聞姚江有神燈
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
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
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
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
若懸余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
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
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并
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

書景
值各分去者。有相值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擎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躡蹻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頽。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談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窓。蕪鐙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藜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

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眎予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嗚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予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曠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由。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

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
○神燈之說。聞到處名山。多有此異。余初未之
見。亦弗之深信也。及見近修所記。益復驚悟。然
憶余庚午歲。居金陵讀書。長干僧舍。嘗以夜見
塔放光。初爲一縷。從門中冉冉出。漸見各門。皆
有光氣。愈蒸愈變。同時噴湧。塔九級。級八門。每
級閉其門之四。積九級計之。四九三十六門。出
金光三十六道。條爲五色。以次層比相屬而上。
達於尖頂。每道中現釋迦尊。各一坐蓮花上。相

好光明。旛。幡。寶蓋。香花。圍繞。一若世間旃檀所
雕刻。丹青所圖繪者。莊嚴各級。不遠上逝。一時
見者。歡喜讚嘆。環步四合。如一朶金芙蓉。瓣瓣
簇擁。將開未開。於雲際霄中矣。少焉。光色漸淡。
視前空濛。髣髴之間。益增人靈爽也。此固予所
目擊者。昔傳康僧所求舍利。鎮塔中。以時放光。
固不一相。予所見其一耳。以是推之。則近修所
記。固可以類測也。詎不然哉。○高康生阜云。人
言長干寺浮圖中有舍利。是康僧所求得者。時

時放光。變出不一。遇大雷雨則鳴。予初不之信。一日值七月中。行三山街道上。忽然陰晦。正南方皆黑雲遮蔽。不見日色。霹靂一兩聲。民房爲回祿所燬處。空曠見半塔。一時市人多哄集。竚觀。予不知何故。仰視之。見塔頂光如滿月。黑雲映之。倍益輝朗。少焉漸縮。以至將盡。如望後。漸就。弦晦狀。又復漸開。至滿滿而復縮。而後卒盡。須臾雲開。日出。頂作金光如故。始信舍利放光之說。爲不誣耳。世間一切幻怪。耳聞未見者。固

不得盡以儒者之論臆斷其無有也。

高康生

阜

云。小蟲扁而緣壁間者。俗名壁蟻。合

入足度之。大不過酒杯。而予二十許時。見一大者如蟬。伏門後枋柱間。晚以燈行觸之。爲悚。去。蟲促縮。蹲踞。隆起木上。可半寸。燈光閃爍中。屏息察之。半晌卒不敢動而去。尋亦不見。是年家遇火災。未知是此蟲之應與否。而舊紀中亦或載此者乎。記之以供好異者之採錄云耳。

